

黑龙江农垦史志办公室编

将军与

JIANGJUN

YU

BEIDAHUANGREN

北大荒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J51
H266

将军与北大荒人

黑龙江农垦史志办公室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10021848

主 编 郑加真
副主编 齐长伐 楼 芹
责任编辑 林丽芬
编 辑 瞿真真 朱玉生 曲 伟

封面设计 袁银昌
封面题字 陈 沂
版面设计 田 影

将军与北大荒人

郑加真 主编
齐长伐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吴县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插页 6 字数 166,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200

ISBN 7-80515-632-8/K85

定价: 4.50元

北大荒人——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代序)

陈 沂

1989年12月8日,我应邀到太湖,参加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在太湖疗养院召开的北大荒人支援垦区建设的座谈会。我真没想到,一下到了那么多的北大荒人,他们有从千里迢迢的黑龙江、北京来的,有的是从上海去的,一共有200多人。他们都四五十岁上下年纪,如今都是北京、上海、黑龙江的局级、处级干部,都是机关、工厂、公司相当一级的负责人。他们都是接到邀请相约而来赴会的。虽然有些人因为离开北大荒已经很久,不大相识了,而一旦当他们报出我是哪个农场,或兵团哪个师、哪个团的时候,都争相各自站在一起照起相来。我比他们在北大荒的时间较长一些,因为我是被错划右派下放监督劳动去的。他们则是1958年十万官兵转业时去的。这中间也包括丁玲、聂绀弩、艾青,由于王震同志的关怀、照顾,他们也得以同十万官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如今丁玲、聂绀弩早已去世了,艾青虽然接到邀请,无奈疾病缠身,不能前来赴会,给大家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他

们中多数是1968年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如今都是40岁上下的年纪了。

我没有想到著名的相声演员姜昆也是北大荒人。著名作家、《今夜有暴风雪》的作者梁晓声也是北大荒人。我们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的经理、电视二台的袁超，也是北大荒人。今天都在太湖边上相聚，大家谈呀、唱呀，谈不完的话，唱不完的情。

晚上，无锡市委书记刘济民从80公里外的市区赶来相聚，还在会上祝酒，因为他也是北大荒人，曾三进三出北大荒。最后一次，他当时已是农垦部办公厅副主任，当他来到北大荒最艰苦的雁窝岛时，在那里劳动的人对他说，你当了官还没有忘记我们，还来看我们呀！他回答说：我就是因为没有忘记你们才来的。今天晚上他就是怀着这种“我也是北大荒人”的心情来赴会的。

农场总局党委副书记邓灿也是1958年转业来北大荒的军官，他在会上深情地说：现在你们虽然已离开了北大荒，但我们之间的感情没有淡薄，北大荒仍然想念着你们，你们也思念着北大荒。我可以欣慰地告诉大家，全垦区现在有3000万亩耕地，9个管理局，102个农场，还有一大批大中型工商运建企业。有奶牛11万头，哈尔滨管理局的肉鸡也占领了省城市场，大豆蛋白加工在我国是第一流的。垦区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除了原来的八一农垦大学外，又新建了两所培养师资和专业干部的大学。北大荒人才辈出，大有希望。

作家梁晓声讲了一段话，他道出了到会北大荒人的心声。他说：一代人的坚毅，必是艰难时代的铸造。每一个时代，都给予那一时代的青年以不同的徽章。我们这一代，已

不再年轻，我们的徽章已经褪色，但戴着这样的徽章的一代人，对于时代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坎坷，无疑会表现出令人钦敬的镇定——他们对于任何大动荡都不再会张惶失措。

正是这一代人，他们的思想中保留了极为可贵的成份——那便是对国家的责任感，对民族的忧患意识，对人民命运的关心。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很爱他们这一代人。因为他们这一代人思想中所保留的乃是任何一个公民都不可缺少的品格。

我们是独特的一代。无论评价我们好或不好，独特本身便是不容忽视，也不容被轻视的。而首先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要轻视和嘲笑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代人也不要过分欣赏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轻视和嘲笑我们自己的理由或根据，我们也没有过分欣赏我们自己的理由和根据，我们就独特地存在着吧！以我们的存在，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证明：它是时代的一种欣慰，它是时代的一种希望。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北大荒人，都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曾是一个北大荒人”，让这一句话，成为一句值得骄傲的话，让世人提到我们的时候，由衷地承认——那是一些好样的男人和好样的女人。

姜昆也即席讲话，他以他特有的幽默感，赞美北大荒人的几大“怪”，顿时欢声大起。他完全是用的相声语言，他说：“当官的一点没派，不认识的战友一点不外；做工作许胜不许败；做生意只盈利不欠债；放着肥肉不吃，爱吃东北的渍水菜；北大荒战友谈生意不许耍赖。”

轮到我说活了，我说这是一个我多年不遇的同志之会，战友之会，视如家人的会。正像一个同志说的，这个会是风

和雨，血和汗，悲和伤，思和情。这个会没有设主席团之类，始终由电视台的袁超主持，更显得亲密和谐。我虽已年过77岁，但我的感觉跟大家一样年轻。我们之有今天，是北大荒哺育了我们，锻炼了我们。我深深感到，经没经过锻炼大不一样，这是我们的骄傲。我把我前晚临睡前写的一首诗，给大家朗诵了一遍：

北京、上海、龙江紧相连，
今日相逢太湖边。
暴风雪锻炼了我们的意志，
艰苦创业使我们懂得了人生。
昨日的苦变成今日的甜，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甜铭记在心间。
北大荒哺育了我们，
我们被骄傲地称为北大荒人。
请问：什么是北大荒人？
答曰：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最后的诗句“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引起全场共鸣，他们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们大家发誓：今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一定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北大荒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代序)……陈 沂(1)

目 录

前言 英雄的群体 历史的丰碑 黑龙江农垦史志办公室(1)

黑土地的足迹

- 王震将军开发北大荒的决心和部署……王桂林(7)
- 将军·八五二·黄振荣……………朱玉生(22)
- 从南泥湾到北大荒……………李桂莲(34)
- 乌苏里江畔的春秋……………赵明高(37)
- 戈壁滩·北大荒……………惠月明 何 诚 马占山(45)
- 开荒典礼……………谭广友(49)
- 第一个回合……………胡小如(54)
- 新战役……………胡 巽(59)
- 跟随将军踏荒……………刘明江(68)
- 黎明村的来历……………刘明江(74)
- 老头店……………王鹤鹏(77)
- 烧荒……………韩求德(80)
- 创建岁月中的“八一”农大与老校长……………林 涛(82)
- 第一支荒原勘测设计队伍的诞生……………林丽芬(91)
- 王震兼任合江农垦局局长……………温伦梧(98)
- 初到密山……………丁 玲(100)

密林深处有诗情

- 忆王震与艾青在北大荒……………孟 达(109)
- 王震部长来到我们村……………孙战科(114)
- 开荒现场会……………吴 生(120)
- “面试”……………王洪波(123)
- 灾年之后……………刘宇祺(126)
- 青年垦荒队员的回忆……………肖传英(130)
- 一支珍贵的猎枪……………王佐良(135)
- 部长和俺心贴心……………宫焕志(138)
- 子夜谈心会……………路连山(142)
- 荒原节日……………刁乐熙(145)
- 难忘的舞会……………瞿真真(148)
- 关于《永不放下枪》的回忆……………徐先国(151)
- 电影《北大荒人》创作始末……………范国栋(167)
- 王震和《农垦报》……………苏 堤 于静清(180)
- 北大荒的小红花……………王德全(184)
- 欢腾的校园……………林雁秋(188)
- 殷殷黑土情

——1990年王震视察黑龙江垦区纪行 穗 平 一 辰(192)

附 录

- 访问农垦部实验农场……………董必武(205)
- 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郭小川(206)
- 北大荒歌……………聂绀弩(210)
- 永不放下枪……………徐先国(213)
- 北大荒移民录

——1958年十万官兵拓荒纪实……………郑加真(215)

英雄的群体 历史的丰碑(前言)

黑龙江农垦史志办公室

这是一部北大荒人的集体回忆录。

虽是口述笔录，却反映了这批老垦荒者用毕身经历和心血写下来的。字间凝聚着他们对黑土地执著的爱，也凝聚着对当年开垦漠漠大荒的眷恋之情。

北大荒的垦殖，据历史记载，可以上溯到辽、金，直至秦汉时代。初具规模的开垦，则是清王朝以后。民国年间，移民渐渐增多，并实行过雇工机械开垦。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曾以“开拓团”的组织形式，对北大荒进行掠夺性垦殖。但，国内外统治者都因不可克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对北大荒的垦殖相继以失败告终。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大地光复，北大荒开拓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在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号召下，黑龙江地区各省^①用人力畜力试办了一批小型农场。1947年，为了迎接全国解放，组织

① 当时黑龙江地区共有五省：松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合江省、牡丹江省。

亿万农民走集体化、机械化生产道路，黑龙江地区各省又先后办起了一批公营机械农场，从此点燃了社会主义国营农场的“星星之火”。

电影《老兵新传》正是描绘那个年代以转业军人为代表的拓荒先驱们艰苦创业、开荒建场的动人景象。影片主人翁老战的艺术形象，正是从当年通北机械农场场长周光亚同志的事迹中加工提炼而成的。但是，从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初期，北大荒还处在小规模、零星地开发时期，垦荒者在机械设备陈旧短缺、又无办场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一边探索，一边前进。真正的大规模开发则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党和国家已把垦荒的注意力投向北大荒，并多次指出：“抓国营农场，黑龙江是重点。”“抓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的开发，是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一项伟大战略决策。”

早年开垦南泥湾享有盛名的王震将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在北大荒大规模开发的历史舞台。他坚定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开发北大荒、建设黑龙江垦区的战略部署，身体力行，多方奔波。自1954年至1956年，经中央军委同意，他以铁道兵司令员的身份，率领七个师的转复官兵，两万人马，挺进北大荒，安营扎寨，开荒生产。短短三年，在完达山南北麓，出现了一批以八五〇农场为代表的军垦农场，并建成了第一个中央直属垦区——铁道兵农垦局。1956年5月，国务院成立农垦部，将军荣任首任部长。

“密(山)虎(林)宝(清)饶(河)，千里沃野变良田；完达山下，英雄建国立家园。”这是当年将军赠给垦荒战士们的一副春联，表达了他那进一步贯彻中央决策、建立并扩大机械化农业生产基地的决心和信念。1958年3月，党中央

召开了成都会议，通过《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王震亲自在北大荒迎接了来自祖国各地、各军兵种的10万转业官兵，并组织指挥了这场举国瞩目的“向地球开战”的巨大战役。他在原有的北大荒农场群的基础上，扩建了第二个中央直属垦区——合江农垦局，并兼任局长。他不满足于机械化农业生产，在布点建场的同时，将精力投注在科技人才的培养上，创建了北大荒第一座大学——八一农垦大学，并兼任校长；他创建了农垦勘测设计院，并从高教部为北大荒要来了一批又一批大专毕业生……。总之，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作为铁道兵司令员和农垦部长的王震，几乎将他的全部心血投在开发北大荒的壮丽事业上。他的足迹踏遍了三江平原，从乌苏里江畔到小兴安岭山麓，从黑龙江岸到兴凯湖平原，处处闪现过他的身影，流传着他的事迹。

本书收录了33篇回忆录，大部分是记载当年将军与北大荒人艰苦奋斗、开荒建场的动人事迹。情真意切，历历在目。作者中有戎马倥偬、征尘未洗而进入农垦第一线的老红军；有与将军并肩战斗，久经沙场的老部下；有听从党的号令，进军北大荒的复转军人；有竭诚努力，孜孜于农垦科研、文艺事业的知识分子；也有当年蒙受不白之冤、将汗水和泪水洒向黑土地的著名作家和诗人。他们以切身经历，生动地再现了当年开发北大荒的艰苦场景，同时也形象地反映了将军与北大荒人之间的战斗情谊。

基于上述原因，本书冠以《将军与北大荒人》的书名。为了体现人物和事件的延续性，少数几篇则是反映80年代和1990年王震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两次来黑龙江垦区慰问，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他继续关怀和扶持垦

区开发的文章。由于本书编纂时间仓促，加上老农垦战士有的调离垦区，有的已经作故，本书所搜集到的回忆录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朵浪花。本书附录若干篇诗文，是为了从另一个体裁和侧面，作为回忆录的补充，使读者对当年开发北大荒的胜利和曲折，北大荒人的欢乐和反思，有所理解，有所启示。

感谢陈沂同志对本书的关怀。作为当年人民解放军的另一位将军，由于历史的安排，他曾在50年代后期来北大荒生活、工作过，对北大荒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自他担任中共上海市委领导成员，直到离休，一直关注着黑龙江垦区的进一步开发和建设。《北大荒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文，是他在无锡召开的支援黑龙江垦区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这是一篇颂扬北大荒精神的热情洋溢的发言，曾刊载在《文汇报》上。现作为本书的代序予以刊出，定为本书增色添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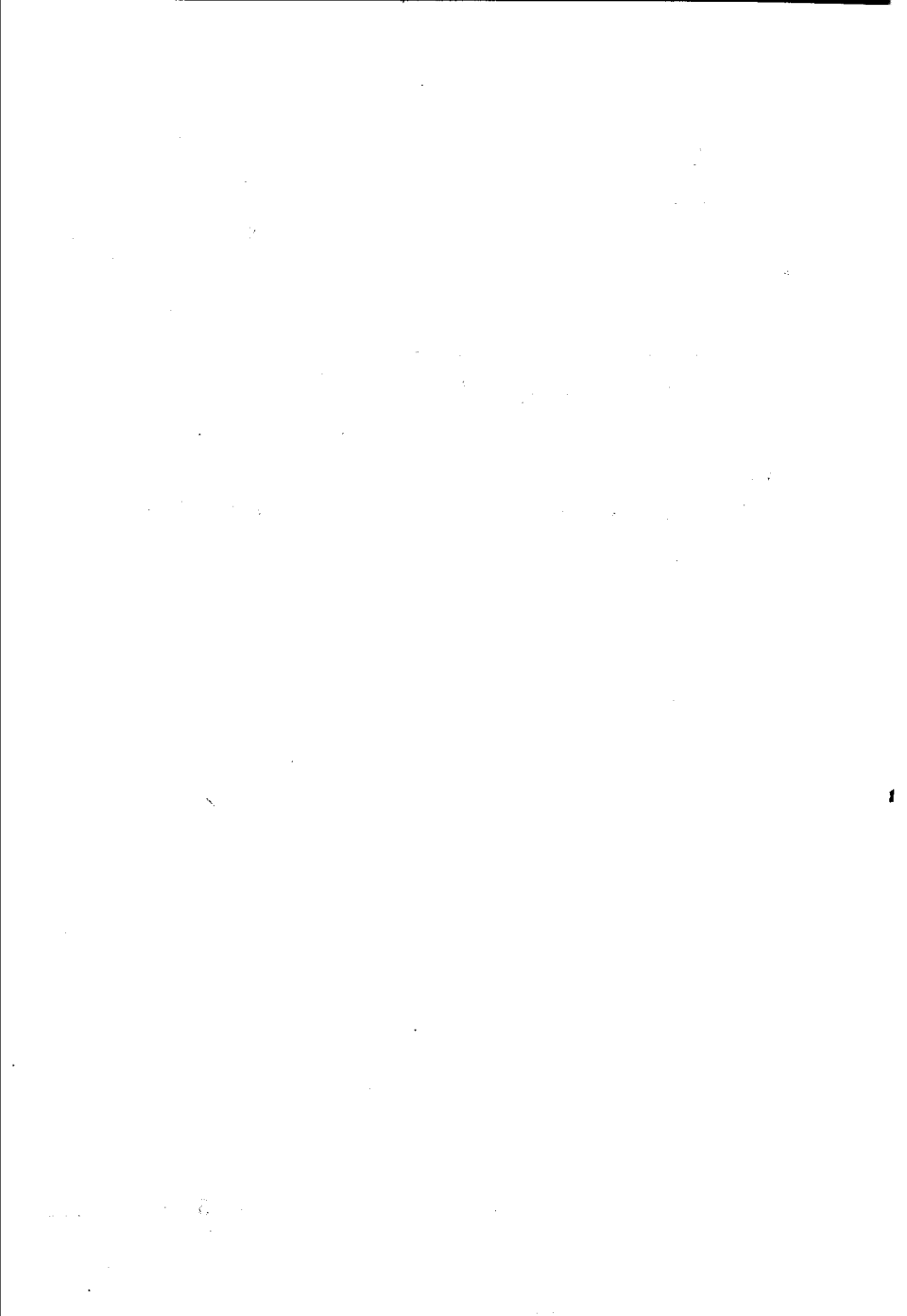
自从1947年创建第一批国营农场以来，43年过去了。北大荒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茫茫荒原，已建成一大批良田连片、林带交织、公路成网、城镇棋布的大型机械化农场。在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建有9个国营农场管理局，102个国营农牧场，1500多个独立核算的工商运建企业，分布在全省48个市县。从1949年至1989年，垦区累计生产粮豆600多亿公斤，累计上交国家粮豆300多亿公斤。平均每个农业工人年产粮豆1.2万公斤。目前，垦区155万北大荒人正在为建成100亿斤商品粮和奶、肉、糖等多种经营的现代化生产基地而努力。

这块神奇的土地近半个世纪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

及它所拥有的巨大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都积淀着几代北大荒人的艰辛，积淀着将军的心血。正如王震同志1990年7月来垦区慰问时说的：“我们要大力发挥艰苦创业精神，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以及后来的‘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共产党人特有的本色和传家宝。”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谨以此书献给为开发和建设北大荒的人们，以及一切关怀、支持北大荒事业的人们！

愿北大荒精神代代相传，并在90年代新的历史时期中开花结果，发扬光大！



黑土地的足迹

王震将军开发北大荒的决心和部署

王桂林

我于1938年参加革命当“娃娃兵”时，就在三五九旅，起先在文工团当团员。有一次，正在排练《小放牛》，有位首长走过来敲敲我的脑袋说：“小鬼倒挺机灵的。多大了？识字吗？”我仰头看了看，马上立正回答说：“14岁，上过小学。”首长朝我笑笑离去了。事后老同志告诉我，他就是我们的旅长王震将军。我又惊又喜，在继续排练时，竟忘了背台词。当时文工团直属旅政治部宣传部，几乎每天都跟王震见面。渐渐地，“小鬼”也成了同王震见面时称呼我的“代号”。

约摸过了一年，我被调到旅部机要室当译电员，便有机会亲耳聆听王震的教诲了。全国解放后，王震将军担任铁道兵司令员时，我被调任铁道兵司令部作训处当二级参谋，经常跟司令员下连视察和做些调查研究工作。后来，王震兼任农垦部第一任部长，我又调任农垦部秘书处处长兼保卫处处长。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将军豁达开朗的性格，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对党中央关于开发北大荒的战略部署，表现了一位身经百战

的老战士的坚定性和指挥员的雄才大略。我是听从将军的指教，从1954年开始就跟北大荒的黑土地打上了交道。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已满头银丝，面对着被唤醒的沉睡的土地，往事如镜，历历在目，北大荒的黑土地上留着王震将军一行行的脚印。

1954年秋天，王震司令员带领我和一批参谋、干事，从北京专程来黑龙江汤原视察。汤原，是滨佳线上的一个军事重镇，按原来的部署，铁道兵部队从朝鲜回国后，就在这里驻扎一个师。五师最早回国，就在这里盖营房，同时参加修建沿汤旺河通向伊春林区的森林铁路。不久，中央根据形势的需要，决定修建鹰厦铁路，把任务交给铁道兵。铁道兵司令部又决定把五师调往鹰厦铁路前线。九师回国后，就接替五师在汤原的任务。五师开往鹰厦铁路前线时，留下一部分等待复员的老兵，由副师长余友清带领，仍在工地上做些未竟的事。

北大荒的金秋，格外美丽，橡树林红得像烈焰腾空，桦榆林子似鹅黄铺金，间杂着一片片碧绿的松林。田野里更是丰实诱人，高粱似火，豆荚摇铃，战士们驻地的帐篷周围，一畦畦的菜地流绿滴翠……显然是蔬菜“过剩”了。我们一打听，这些都是战士们在当年新开的荒地上种植的。司令员惊喜万分。他看看四周，除了几片插花庄稼地，尽是长满榛柴杂草的荒原。他情不自禁地弯下腰去，抓起一把黑土，兴奋地说：“这土多肥呀，肥得冒油花了。”

这比当年茅草稀疏的南泥湾强多了！”我闯口说。

我们这些在南泥湾开过荒的人，对于土地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回想当时用镢头和铁锹，一镐一锹的翻耕，旅长、